

基于五运六气理论辨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探析^{*}陈金红¹, 李晓凤², 杜武勋²

1 天津中医药大学研究生院, 天津 300193; 2 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摘 要] 基于五运六气理论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形成根源、流行条件、发病机理及总体治疗策略进行详细论述, 以期对此次疫病的治疗及此后一段时间内的防护起到一定的帮助作用。

[关键词]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黄帝内经》; 五运六气; 三年化疫; 三虚; 病因病机; 治疗策略

[中图分类号] R259 **[文献标识码]** A

Syndrome Differentiation and Treatment of COVID-19 Based on the Theory of Five Movements and Six Qi

CHEN Jinhong¹, LI Xiaofeng², DU Wuxun²

1 Graduate College, Tianjin University of TCM, Tianjin 300193, China;

2 Second Affiliated Hospital of Tianjin University of TCM

Abstract Based on five movements and six Qi, the origin, prevalent conditions, pathogenesis and overall treatment strategy of COVID-19 were stated in details, and it is expected to play a certain role in the treatment of the epidemic disease and the protection in a period of time thereafter.

Keywords COVID-19; Huangdi Neijing; five movements and six Qi; three years of epidemic theory; three deficiency; the cause and pathogenesis; therapeutic strategies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简称“新冠肺炎”)是由β冠状病毒感染的一种具有强烈传染性的呼吸系统疾病。从祖国医学角度分析,该病属“疫病”“瘟疫”范畴。人类与疫病的斗争经历了漫长岁月,在与疫病的抗击过程中,历代医家通过不断实践与探索,在疫病的病因病机、发病规律和预防治疗等方面积累了宝贵经验,中医药在这个过程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现就《黄帝内经》中有关疫病的论述,从运气学说角度探讨此次疫病的发生规律及其防治策略。

依据五运六气理论,六十甲子年的不同季节、不同气候变化,会对人体产生不同的影响。疫情从出现到暴发、再到缓解需要一个过程,这个过程与五运六气的变化息息相关。彭子益指出:“一年的大气运动,春升夏浮,秋降冬沉;春温夏热,秋凉冬寒;春生夏长,秋收冬藏。”^[1]而人身之气随天地间五运六气的更迭运转产生相应的变化,虽是人身本气自病,也是因感受时令偏于疏泄的大气,引动人身之气,故而为病。

1 气交失守,三年化疫是疫疠之气形成的根源

《素问·刺法论篇》曰:“天地迭移,三年化疫。”《素问·本病论篇》曰:“失之迭位者,谓虽得岁正,未得正位之司,即四时不节,即生大疫。”^[2]天气与地气更迭运转,司天与在泉之气逐年迁移,六气

运行正常的条件下,上下甲子相互对应和合,如少阴对应阳明,太阴对应太阳,少阳对应厥阴;若运转失常,出现司天之气不退位的情况,就会改变当年的运气格局,两年或三年时间失常的运气就会化作大的疫疠,这就是疫疠产生的根本原因。

《素问·刺法论篇》曰:“五疫之至,皆相染易,无问大小,病状相似。”《黄帝内经》对疫病从五运六气的角度进行分类,称为木疫、火疫、土疫、金疫、水疫,总称五疫。可见,疫病的流行性和传染性极高。此次疫病流行正值己亥岁末,至2020年1月中旬逐渐呈暴发态势,处于庚子岁首。根据“三年化疫”理论,推断此次疫病是由2017年丁酉年埋下的伏气致病。

《素问·本病论篇》有关于丁酉年的论述:“下丁酉未得迁正者,即地下丙申少阳未得退位者,见丁壬不合德也,即丁柔干失刚,亦木运小虚也,有小胜小复。后三年化疠,名曰木疠,其状如风疫。”2017年丁酉年为木运不及之年,此处“木运小虚”即指中运木运被郁滞的状态。若在2016丙申年与2017年丁酉年六气交司时刻,丙申年司天少阳相火的气数有余,虽然到了丁酉年,但上一年的司天之气仍旧不退位,造成严重的气交失守。而在泉之气却因无所阻而正常迁正退位,也就是天气与地

气不相对应和合,上位甲子与下位甲子更迭不同步,由此改变整个运气格局,导致中运木运被郁,出现反常的气候。

木运被抑产生郁气,必待郁发。2018年戊戌年太阳寒水司天,克伐中运火运,火为木之子,火气被水气克伐而无力为母复仇;进入2019年后,中运土运不及,厥阴风木司天,木气克伐土气使邪有出路,则木郁之气未见发作;至2020年庚子年,中运金运加上在泉阳明燥金,阳明燥金之气尤为剧烈,金气克木,被压制到极点的木郁之气奋起反抗,化为“木疔”之邪侵袭人体,所谓“亢则害”而为病也。

2 失位“三虚”是疫疠之气传播流行的条件

《素问·刺法论篇》云:“人气不足,天气如虚,人神失守,神光不聚,邪鬼干人,致有夭亡。”《素问·本病论篇》曰:“天虚而人虚也,神游失守其位,即有五尸鬼干人,令人暴亡也。”《黄帝内经》首次提出了“三虚”致疫说,这也是后世通过调整天人关系治疗疾病的基本思想的体现^[3]。天虚、脏虚、精气虚,谓之“三虚”。自然运气变化的节律失常,即“天虚”;饮食、劳欲、情志等失调导致的“脏神游离”,即“脏虚”;汗出于五脏致精气外泄,即“精气虚”。在多重虚损的条件下,适逢侵犯人体的外邪,是最终导致疫病产生甚至暴亡的诱发因素。

对此次疫病而言,三年前的气交失守导致六气运行不能按照正常的规律升降迁退,己亥年终之气不寒反暖的异常气候,皆为天之虚,这是疫病之气萌发的运气条件。自然界生、长、化、收、藏的生化规律因此受到影响,“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若天地间的运气条件出现异常,不仅带来气候和物候的改变,人身亦可趋之为病。人体相应脏腑失去时令之气的庇护,脏腑功能紊乱,阳气不藏,精气外泄,此为脏虚和精气虚,也即人之虚。“三虚”相合,“木疔”之邪趁虚而入,为此次疫病的传播与流行提供了条件,最终导致了疫疠的暴发。

3 己亥与庚子交替之际的运气特点、发病机理及总体治疗策略

此次新冠肺炎发于己亥年与庚子年交替之际,既有“木疔”的伏邪因素,又与己亥年终之气和庚子年初之气的运气特点相关,故在辨证与诊疗时应综合分析。

3.1 从五运六气角度分析新冠肺炎的病因病机特点 此次疫病出现在2019年己亥年的终之气,《素问·天元纪大论篇》云:“甲己之岁,土运统之。”己亥年为土运不及之年,在人体与脾胃密切相关,乃脾胃运化之力不足。土运不及则木胜之,故风气

流行,表现为《素问·气交变大论篇》所论述的“岁土不及,风乃大行”的气候特点。天气上可见多风多雨。物候上可见草木生长茂盛,万物随风摆动飞扬,虽枝叶茂盛,却难以结出果实。在人体则表现为脾虚湿阻、脾虚肝旺,“民病飧泄,霍乱,体重,腹痛,筋骨繇复,肌肉瞵酸,善怒。藏气举事,蛰虫早附,咸病寒中”。此次疫毒侵袭,初期多有一些肺炎的“非典型”症状,如虚惫乏力,低热或暂时未发热,或仅出现轻度纳差、恶心呕吐、腹泻等消化系统症状,皆属脾虚湿滞之象。此外,还可见头痛、项背僵硬活动受限、周身酸痛等经络不通、筋脉受阻之症,或出现双目红赤、畏光流泪等风火上扰的症状,皆是风木之气偏盛的表现。

金为土之子,土不及,木乘之,则燥金来复,制约风木之气的盛行,气候偏于温燥。出现“风燥火热,胜复更作,蛰虫来见,流水不冰。热病行于下,风病行于上,风燥胜复形于中”的景象。对应人体,则出现伏火内燥,风火相煽,木火刑金,如咽干、咳嗽、少痰、痰不易咳、口苦等症。至己亥年终之气,运气变异尤为明显,客气少阳相火加临于主气太阳寒水,火被水克,《素问·至真要大论篇》曰:“主胜逆,客胜从,天之道也。”五运与六气皆见运气相胜,是为逆而复逆^[4],因此容易产生气候异常。《素问·六元正纪大论篇》云:“己亥之纪也……终之气,畏火司令,阳乃大化,蛰虫出见,流水不冰,地气大发,草乃生,人乃舒。其病温厉。”故此时以脾虚湿盛、伏火内燥为主要证候特点,因己亥年脾土不足,加之“木疔”之邪致病易乘克脾土,故脾湿尤为关键。

据《素问·六微旨大论篇》及王冰所注,后世学者多以“大寒日”作为六气的起始日^[5]。疫情走过大寒日,进入庚子年初之气,这时的岁运为金运太过,主气厥阴风木,客气太阳寒水。肝风肺燥之象日愈显著,但因太阳寒水的加临,寒水之象逐渐显露。“倒春寒”的异常气候,人体相应出现一些凉燥之象,肺失宣肃症状显著,如咳喘、呼吸气急、干咳少痰、少气乏力,甚则引动肝风,出现颤动拘急、肢体麻木,脾湿不得温化而脾虚症状愈显,逐渐显现出肝风肺燥、湿邪内滞的证候特点。

综上所述,此次疫病的病因主要分外因和内因两方面。外因是气交失守导致的木郁之气,在2019年己亥年终之气化作“木疔”之邪侵袭人体。内因是“三虚”相合,导致人体正气不足,疫毒之气趁虚而入,共同引发了此次新冠肺炎的流行。在病机方面,证候随运气变化而出现动态演变,在疫病初期,以脾虚湿盛、伏火内燥为主要表现,随着时

间的推移,运气的更迭,逐渐表现为肝风肺燥、湿邪内滞。在上为风、热、火、燥,在中为脾胃寒湿。值得一提的是,该湿为内湿而非外来之湿,皆是脾失温运所致。

3.2 从五运六气角度分析新冠肺炎的总体治疗策略 在治疗上,应“审查病机,勿失气宜”,结合“木疔”之邪的性质和致病特点,处处顾护脾胃。“木疔”为患,即风淫之邪过盛,感邪后易化热化火,多见肝火内盛、脾虚湿阻之证。结合前文知其病机特征为“上风热火燥,中脾胃寒湿”,以及《素问·至真要大论篇》中对风木之气偏盛时用药偏性的论述,在用药上应注意兼顾以上特性,过于寒凉或温燥皆不利于疫毒之气的消散,反而会导致邪伏其内或引邪深入。应上以清热解毒、开宣肺气、疏风散邪;中以化湿运脾、疏肝理脾,顾护脾胃,并辅以清肝养肝,谨防脾湿炼液为痰闭阻肺络,外风引动肺火相火,出现内闭外脱之重症。整个疗程中脾胃的保护尤为重要。

3.2.1 初期 疫毒感染初期,邪气尚浅,病机以邪犯肺卫、木盛土虚为特点,出现发热、恶寒、头痛、咽干等表证,或纳呆、脘痞、乏力、腹泻等脾虚见证,用药应以辛凉之品,清宣肺热,拨动气机,开表逐邪,使湿邪从表出,如银翘散、藿香正气散、人参败毒散、平胃散等方。

3.2.2 进展期 随着疫毒的深入,邪入气分,病机以伏火内燥、湿滞中焦为特点,出现高热、咳嗽、胸闷、身困肢重、便秘等症,此时既要防无形之疫毒壅塞,又要兼顾有形之痰湿胶结,分消走泄,条畅气机,宽胸化痰,祛湿泄浊,可予麻杏石甘汤、栀子豉汤、升降散、三仁汤、藿朴夏苓汤、甘露消毒丹等。

3.2.3 加重期 后期热邪深入截灼肝肾之阴,虚风内动,邪毒闭肺,见身热不退、呼吸气急、烦躁不宁、神昏谵语、脉气虚弱、舌绛苔少等时欲脱之势,可用大、小定风珠、四逆汤、生脉散等潜阳熄风、回阳救逆。若痰热腑实较明显,可在兼顾正气的基础上攻下腑实,如承气汤类并安宫牛黄丸,泄秽浊以开窍醒神。

3.2.4 恢复期 疫病恢复期,此时肺脾气虚,余邪恋肺,出现口咽干燥、干咳少痰等症,治宜清散余热,益气养阴,同时鼓舞胃气,可予桑杏汤、沙参麦冬汤、竹叶石膏汤、补中益气汤、理中汤等。

纵观目前的相关报道,顾植山^[6]认为此次疫病属“伏燥”“木疔”,应从己亥年的在泉少阳及庚子年的金运理解此次疫情的“燥”邪动态,从己亥岁的土运与庚子岁初之气的客气太阳寒水理解

“寒湿”的问题;李晓凤等^[7]基于五运六气理论,尤其是“三年化疫”理论,将此次新冠肺炎列属于“瘟疫”“冬温”“木疫”范畴,认为此次疫病既非寒湿疫,亦非湿热疫,而以外界风热偏盛,内部肝风脾湿为此次疫病的病因,病机是感受风热疫毒之气,外风引动内风,木胜乘土,加重脾湿内阻,木火刑金而发病。谷晓红^[8]认为,此次疫病的关键病机是湿浊阻滞,肺脾同病。脾虚湿盛体质的人对本次疫情具有易感性,脾喜燥恶湿,此次疫情患者多呈湿阻三焦之征象;孙增涛等^[9]结合武汉当地时令及易感人群体质,认为此次疫情当属“寒湿毒疫”范畴,病位在肺脾,病机特点以寒、湿、毒、虚为主。

目前大家认为的病机特征多集中在湿、风、燥,亦有火、热、毒、虚、寒湿致病等。此次疫病除了肺脾二脏,肝(木)也很关键,且顾护脾胃在整个诊疗过程中起到决定性作用。

4 庚子年以后的运气特征及防治要点

五运六气对于指导疾病防治的关键在于人与自然界的相通和合,自然界气候变化与人体五脏活动密切相关,五运与六气的交合分治是“天地之大纪,人神之通应”,这是运气学说的指导思想。此次“木疔”在己亥年终之气显露,于庚子年初之气暴发,临床观察发现此次疫病的进展态势与运气变化规律存在明显联系。庚子年岁运为金运太过,司天之气为少阴君火,在泉之气是阳明燥金,气候以燥热之气偏盛为主,同时六之气的每步气都有各自的运气特点。故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内,应处处因变以求气,通达气机的变化以达到和缓“木疔”的效果。

4.1 初之气 从2019年大寒日至2020年春分为初之气,上一年的在泉之气少阳相火迁移退位,本年的初之气主气为厥阴风木,客气是太阳寒水,气候物候变化特征如《素问·六元正纪大论篇》所述:“寒乃始,蛰复藏,水乃冰,霜复降,风乃至”,本年度开始时气候仍较凉。此时厥阴风木之气虽是主司初之气的主要气机,但在寒水之气笼罩之下,升发之气被阻遏,故“木疔”之气从初之气开始到结束有一个由上升渐至缓和的过程,同时人体阳气容易出现郁滞。由于风木之气偏盛贯穿此次“木疔”发生发展的始终,因此在表应疏风散寒,在里应疏理肝气,顾护脾胃,并适当促进人体阳气的升发,防止内热郁积,如运用荆芥、防风、麻黄、白术、桂枝、柴胡、黄芩、薄荷等药物。

4.2 二之气 春分日至小满日为二之气,主气是少阴君火,客气为厥阴风木,客气生主气,为相得

之气,气候物候变化特征如《素问·六元正纪大论》所述:“阳气布,风乃行,春气以正,万物应荣,寒气时至”,此时风木之气仍较盛,风气流动,木火相生,风火相煽,虽然已过了初之气寒凉的气候,人们感觉较舒适,但是“木疔”之气仍可能作祟。“目瞑,目赤,气郁于上而热”,肝阳亢盛逐渐显现,同时少阴君火致心火妄动。此时应保持精神愉悦,避免发怒,使气机自得宣畅,避免气郁化火。治疗时应辨证的基础上,加用清肝火、降肝热、泻心火的药物,如龙胆草、石决明、代赭石、菊花、栀子、淡竹叶、夏枯草、黄连、黄芩等。

4.3 三之气 小满日至大暑日为三之气,主气是少阳相火,客气为少阴君火,即司天之气。气候物候变化特征如《素问·六元正纪大论篇》所述:“天政布,大火行,庶类蕃鲜,寒气时至。”此时进入该年最炎热的暑月,君相二火当令,火气旺盛,可见“民病气厥心痛,寒热更作,咳喘,目赤”,表现为一派热象。此时若“木疔”之气未散,容易出现风火气盛之症。二火交炽,火盛克金,咳嗽、气喘等肺燥症状相应而来。水气来复,又可出现寒热错杂的证候。此时治疗应兼顾多个脏腑,在辨证的基础上,加用疏肝、清火、理肺、祛风之品,如防风、柴胡、车前子、菊花、黄连、黄芩、杏仁、苏叶、桔梗、芦根等。

4.4 四之气 大暑日至秋分日为四之气,主气、客气均为太阴湿土。气候物候变化特征如《素问·六元正纪大论篇》所述:“溽暑至,大雨时行,寒热互至”,此时气候为潮湿与炎热互作,湿热郁蒸明显,在脏腑则表现为脾胃受困,脾虚湿盛。此时素体脾胃不足之人更易受邪,湿邪为患出现“民病寒热,噤干,黄瘁,眴衄,饮发”,同时可能伴有纳呆、脘痞、腹胀、便溏等症状。“木疔”之气本就克土,土虚则有木乘之患。治疗时,在辨证的基础上宜注重清热化湿健脾,同时不忘条达肝气,顺应肝脾柔顺之性,如苍术、白术、茯苓、薏苡仁、柴胡、黄连、黄芩、藿香、佩兰、木香、葛根等。

4.5 五之气 秋分日至小雪日为五之气,主气是阳明燥金,客气为少阳相火,火克金,为不相得。而庚子年中运与在泉之气均为燥金之气,此时金气与火气旗鼓相当,燥热之象显著,气候物候变化特征如《素问·六元正纪大论篇》所述:“畏火临,暑反至,阳乃化,万物乃生,乃长荣。”金克木,金气能一定程度制约“木疔”之邪,而火的炎热之性不利于“木疔”的消退。虽然此时已进入秋天,天气逐渐转凉,但相火之气的加临导致温热之气尚存,若诸气之间不能相互制约,秋行夏令,疫疔之邪容易再次显露。此时人体阳气偏盛,故治疗时应辨证的基础上

上加用凉润、清火、祛燥之品,如麦冬、石斛、百合、地黄、石膏、栀子、芦根等。

4.6 终之气 小雪日至大寒日为终之气,主气是太阳寒水,客气为阳明燥金,气候物候变化特征如《素问·六元正纪大论篇》云:“燥令行,余火内格”“寒气数举,则霖雾翳”,因阳明燥金的加临,此时治疗应充斥在天地间的主要为凉燥之气。“木疔”之邪被燥金克制,寒水之性也将人体阳气潜藏,此时治疗应重在顾护人体肌表腠理,温煦体内的阳气,但要避免食用过多热性食物助长体内余火,以免“木疔”之气再被煽动,甚或出现“肿于上,咳喘,甚则血溢”。治疗时,在辨证的基础上,宜加用温阳散寒、补血养肝的药物,如桂枝、干姜、细辛、当归、白芍、何首乌、三七、党参、阿胶等。

5 小结

新冠肺炎发生于岁气交接之际,又有“三年化疫”的伏邪因素,病机错综之中又察因贯通。人生于天地间,人的生命与健康必然受到天地气机的影响。祖国医学的五运六气理论可帮助人们理解和分析此次疫病的发生机理和治疗的基本原则及规律,“合人形以法四时五行而治”。

参考文献

- [1] 彭子益. 圆运动的古中医学[M]. 北京: 学苑出版社, 2007: 37.
- [2] 佚名. 黄帝内经素问[M].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1963: 40.
- [3] 顾植山. “三虚”致疫——中医学对疫病病因的认识[J]. 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 2009, 15(5): 350-351.
- [4] 周铭心. 从五运六气辨识与防治新型冠状病毒感染所致肺炎[J/OL]. 中医学报, 2020: 1-5(2020-02-02)[2020-02-21]. <https://kns.cnki.net/KCMS/detail/41.1411.R.20200202.1043.001.html>.
- [5] 冯茗渲. 《素问入式运气论奥》五运六气核心基础概念的源流研究[D]. 北京: 中国中医科学院, 2019.
- [6] 顾植山. 从五运六气分析此次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疫情[EB/OL]. (2020-01-26)[2020-02-01]. <https://mp.weixin.qq.com/s/aW8-Gn08QKcyFMh2N77-Cng>.
- [7] 李晓凤, 杜武勋. 基于五运六气理论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的几点思考[J]. 中华中医药学刊, 2020, 38(3): 13-16.
- [8] 谷晓红. 防控与防误治并重: 温病专家谷晓红教授谈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治疗的五点注意事项[EB/OL]. (2020-01-27)[2020-02-01]. <https://mp.weixin.qq.com/s/n0y4kqsH6-K8Yn01yuXYrsw>.
- [9] 孙增涛, 安兴, 肖玮, 等. 基于分期辨证论治探讨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J]. 陕西中医药大学学报, 2020, 43(2): 1-4.

收稿日期: 2020-03-12

* 基金项目: 天津市教委科研计划项目(2019SK025)。

作者简介: 陈金红(1993—), 女, 在读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 心血管疾病的临床与基础研究、中医古籍研究。

△ 通讯作者: 杜武勋(1961—), 男, 博士学位, 博士研究生导师, 主任医师。研究方向: 心血管疾病的临床与基础研究、中医古籍研究。